

国外学者对中国不同时期社会主义本质的解读

潘喜莲

(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234)

摘要:对于中国不同时期的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国外学者得出的结论前提必须是承认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其研究视角不仅是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不同处考察社会主义本质,更应该站在客观的立场上结合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本身所产生的历史和现实依据上去解读具有动态性的社会主义本质。国外学者对新中国成立后不同时期的社会主义本质认知主要有两个领域的争论:一是手段与目标的关系是否反映着社会主义本质的内涵,二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在社会主义本质谁是核心地位。这两方面的争论都不够全面和具有说服力,可以探索如何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现社会主义本质,结合中国改革开放40年所取得的成就和在世界社会主义的影响中所形成的创新理论突破以往时代的社会主义本质论。

关键词:社会主义本质;国外学者;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手段与目的;理论突破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20)01-0037-05

Foreign Scholars' Interpretations of the Nature of Socialism of China in Different Periods

PAN Xilian

(School of Marxism,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China)

Abstract: Understanding of the nature of socialist China in different peoples must be based on the recognition that China is a socialist country; foreign scholars should not only examine the nature of socialism from the difference between Chinese characteristic socialism and capitalism, but interpret more the dynamic nature of socialism in terms of the historical and realistic basis of the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eign scholars are debating mainly on two cognitive areas of the nature of socialist China in different periods: first, whethe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ans and objectives reflects the innate nature of socialism; second, which of the productivity and the production relations factors is the core determining the nature of socialism. Since neither argument is comprehensive and persuasive, we propose they can surpass the past theories of the nature of socialism by exploring the ways to realize the essence of socialism in primary stages of socialism, by drawing upon the achievements of China's 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upon the innovative theories developed in the course of its influence on world socialism.

Keywords: nature of socialism; foreign scholar; productivity and production relations; means and objectives; theoretical breakthroughs

历史地看,东欧剧变的冲击和中国模式的争论从未停止过。国外学者在对中国社会性质的探讨上众说纷纭,他们的困惑和质疑同时也推动着自身对社会主义问题的不断探索与求证,并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其观点从经济不发达的“毛泽东时代”的“理想与现实的割裂”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邓小平时代”的“经济决定论”,对中国经济、体制上的变革和社会主义的前途缺乏正确的理解,以至于现在依然存在类似于阿里夫·德里克所认为的中国“已将

社会主义扭曲的难以辨认,中国的发展前途未必是社会主义”^[1]的“后社会主义”观点(虽然阿里夫·德里克后期进行了反思)。这些只是从形式和现象上去考察社会主义形态和性质,而没有看到社会主义的本质。因而,考察国外学者在确立一个客观的评价标准的前提下,如何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上和中国的实践上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的本质。在此考察的国外学者对中国不同时期社会主义本质的解读中的“不同时期”是指“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

代”；希望可以通过对这两个时期考察继续深入探索，尤其是基于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所取得巨大的成就，又如何能在历史依据和现实基础上进行理论突破，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

一、考察社会主义本质解读的前提：何为评价标准

对于中国不同时期社会主义本质的探讨，不同国家的学者因时代的不同对其认识也有所差异，且社会主义本质本身具有动态性，这就给国外学者的研究提供了很多视角和历史依据。那么，如何考察国外学者对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解读呢？其前提和依据是什么？评价标准又是什么？这都是要解决的问题。

第一，中国是不是社会主义？对于本文的研究来说，这个答案是再明确不过了。国外学者对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讨论，其出发点是必须承认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这也是逻辑起点。然，肯定中国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也在其不同的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社会主义阶段，历史学家将最初的两个阶段称为“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正如苏珊·奥格登在论述中国社会主义时说道：“中国是一个既具有社会主义价值观又具有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发展中国家，我们对中国成就的评价，必须采取适用于这样一种国家的标准”^[2]，而且她进一步阐述道：“80年代以前，中国领导人要发展经济，但是他们所要的经济发展必须是社会主义的，又要合乎中国国情。非社会主义或无视中国特点的发展是他们所不能接受的。”^[3]这是她对当时中国国情的正确认识，使“中国的政策呈现如循环变化而非直线发展”。梅尼希科夫也认为“中国不仅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并不依附于苏联，而是社会主义国家”，虽然中国的现行制度在某些方面不同于苏联，但他认为社会主义作为制度所显示出来的最重要的优越性之一，就是它“建立的社会是有社会公正的社会，也就是尽可能为所有社会成员保障公平和平等的社会”^[4]。这可以说是基于对中国国情的正确认识，在一定程度认可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也给了国外学者对“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所呈现出来的社会主义本质提供了研究前提和时代依据。

第二，社会主义本质是否具有动态性？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内涵是本身具有定性，只是概念或解读的不同还是说其本身就具有动态性和发展性？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目前国外学者依旧处于激烈

的争论中。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过程，季塔连柯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新型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以其独特的形式（在中国条件下）反映了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理想）从乌托邦到科学，从革命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的总的发展趋势，反映了社会主义的复杂演变过程和最终反映了对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思想）的丰富和完善。”^[4]可以看出，季塔连柯是用动态的、发展的眼光去看待中国社会主义演变的历史进程。迈纳斯认为，在毛泽东时代以后，“关于‘社会主义阶段’的理论实质上是以进化论的观点来认识社会主义发展进程的，把这一过程看做是由低级到高级的逐渐的和缓和的发展过程，它的每一个阶段都反映着生产力的发展水平”^[5]^[208]。Э.П.皮沃瓦罗娃也认为要想深入了解中国和预测中国的未来，就不能忽视新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与中国的环境相结合、相适应的深入研究。可见，对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也要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而有所突破和创新。

第三，如何解读？国外学者究竟应该用什么样的价值观、概念和模式来论述中国的社会主义本质？这是最重要的前提之一，也曾经一度陷入僵局。苏珊·奥格登认为美国汉学家对于中国的评价就不够客观，“常常带有美国国内政治色彩”；而“西方学者常因用西方价值观念和标准分析判断中国共产主义问题而被指责为‘思想上的帝国主义’”^[21]；那究竟应该形成什么样的分析问题框架才能成为评价中国情况的公正或准确标准呢？最终她给出了答案，即对一个国家的评价要采取适合一个国家的标准，不能脱离实际谈理论，以概念定实践，也不能避成就而谈问题。而针对国外学者的激烈论战，尼克·奈特认为“像这样的批评和反批评，除了暴露出学者之间的分歧外，别无其他意义。个人靠彼此相互排斥的认识，从互不相同的经验材料的实际出发，是不能进行富有成果的讨论的，只能造成对立观点之间的武断判断”^[6]。因此，对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须站在一个客观的立场上结合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践进行探讨，不然很难形成正确的认识和具有学术价值的结论。正如阿里夫·德里克后期的反思：“我们不应当从一种不管时空变化而定义都不变的一般社会主义来理解那些遗产，反而应当把它们理解为一种为了适应具体历史环境而需要加以重组的思想。……这一过程不仅充满了社会主义的信念，而且一再重新定义这一信念及其实现的手段。”^[7]他的反思虽说有些可取之处，但是从社会主义的探索过程而言，并

非是对这信念的“重组”或“重新定义”,而是扬弃的继承和发展。

二、不同时期的总体分析:何为社会主义本质

所谓本质,黑格尔认为“某物的存在,必有其充分的根据,这就是说,某物的真正本质,不在于说某物是自身同一或异于对方,……而在于表明一物存在即在他物之内,这个他物即是与它自身同一的,即是它的本质”、而“根据就是内在存在着的本质,而本质实质上即是根据”^[8]。因此,考察社会主义本质,不能只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不同,也要看其存在和发展的内在依据。从现有文献中看,国外学者更多的是从历史依据和现实依据论述了“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的社会主义本质,就其科学内涵、发展过程而言可谓丰富,但主要还是从手段与目标的关系、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层面探讨社会主义本质两个方面。

(一)手段与目标的关系反映着社会主义本质的内涵

莫里斯·迈斯纳认为“中国在1956年以后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实行了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特点”^{[5]207},而且“毛泽东主义者一贯宣称他们决心要实现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目标,消除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城乡之间、工农之间的差别——直到国家最后‘消亡’”^{[5]182}。这可以说是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进行的客观论述。他认为“因为现代工业发展被想象为实现社会主义目标的手段。但这一过程的逻辑很快就使工业化本身成为首要的;与此同时,社会主义目标则被拖延到更为遥远的未来,逐渐变成激励生产的一种冠冕堂皇的口号”^{[5]174}。而迈斯纳又在其著作《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经验》一书中写道:“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的特点,就是它是唯一要将发展现代经济的手段与社会主义结合起来的努力”“社会主义的目标不能与社会主义的手段不一致”。^[9]但是,手段和目标又受其所处的“社会主义的不同阶段”的限制,毕竟“人所能做到的事是和他们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紧密相连并受其制约的,而社会发展的阶段又由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因此,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目标,归根到底不取决于人的愿望及意志,它完全是由与人无关的力量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5]211}。

苏珊·奥格登认为毛泽东时期的社会主义本质主要是“平均分配,自力更生,扩大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单位的规模和消灭阶级剥削”^[25]。此时,“社会

主义既是目的也是手段”^[25]。而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的一个新的内涵就是“发展”,包括“下放决策权,取消集体化(不是取消集体化,而是在集体经济中建立家庭承包的经营层次——编者),允许私有制,实行承包责任制,……开放自由市场,政企分开,运用物质鼓励,经济对外开放,引进国外科技。还有比这更重要的,社会主义甚至意味着竞争。……希望通过竞争激发出更大的劳动生产率。……作为发展战略,社会主义已经被重新界定为一种极端务实的战略:东西只要有有用,无不可以拿来”^[26]。而天儿慧认为要从邓小平的社会主义价值观来理解邓小平所想的社会主义以及他所要实现的目标,一是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二是把“实现民族解放、国家的独立与自立”作为社会主义的价值,而实现这个目标最重要的手段就是发展生产力。^[10]可见,各位学者对于“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对于社会主义本质内涵中的手段与目的的关系的认识有所不同,至于对当时这两个时期的真实国情所带来的实际限制并没有一个准确的认识,以至于“陷入”手段与目的的讨论,而没有对中国的社会主义探索历程和本质内容进行辩证的、内在的把握。

(二)关于社会主义本质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争论

大泽昇在谈及毛泽东与邓小平关于“中国式社会主义”的比较时,认为“他们两个人都强调建设把‘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都没有离开社会主义和中国,但是两人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关系方面有着本质的不同”^{[11]22}。大泽昇的论述前提是正确的,而“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关系”是他认识“中国式社会主义”的一个视角。实际上,国外学者对于社会主义本质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两个领域:一是毛泽东时期的唯意志论,二是邓小平时期的经济决定论。

首先,谈论最多的是毛泽东时期的唯意志论。大泽昇指出,“毛泽东认为‘要使经济得到发展,只要抓住革命就行’,即一通过不断的政治运动来振奋人们的革命精神,二是使生产关系革命化。认为只要生产关系进步了,生产力就能自动得到发展”^{[11]23}。尼克·奈特指出:“毛认为,从根本上变革中国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就有可能使生产力‘跃进’。而且,改变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不需要很多投资,基本上只涉及在生产上和思想意识上改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12]施拉姆强调说:“毛认为斗争和主观力量的能力是极为重要的。他认为,中国人

民在战胜了地主的压迫和外国同志以后,能以自己的英雄行为将经济提高到最先进的西方国家的水平。”^[13]夸大了英雄的作用。佩内洛普·B·普赖姆也认为“毛主义的方法强调生产关系是决定生产力的重要因素,通过阶级斗争来改变社会关系,而不关心技术本身”^[14]。马克·布莱彻甚至指出这种唯意志论促进了负面事件的发生,他认为“中国的第二项历史遗产,是群众路线和唯意志论,这是毛主义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两个特征。……这一切都使中国的社会主义染上了浓重的唯意志论色彩——自信只要将人民组织起来,艰苦奋斗,勇于献身,世上几乎没有办不到事情。中国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的许多重大事态,例如‘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都和这种信念有关”^[15]。以上这种说法只是论述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群众路线和理想信念对于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促进作用,进而认为“这种信念”与后期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也有关,而不是对整个“毛泽东时代”的客观评价。而迈斯纳也认为“毛泽东主义的信念依赖于对人的思想和道德的改造,以此取代了马克思主义给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规定的经济和社会的必要条件”^[16]。可见,很多国外学者对于毛泽东时期唯意志论的评价没有很好地结合中国国情,也没有以毛泽东时期的整个历史范围来进行考察,有以偏概全的嫌疑。在一些方面还需进一步深入研究进而得出客观的结论,认清毛泽东时期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初级探索。

二是对邓小平时期经济决定论的评价,国外学者认为此时的社会主义本质的内涵中过于强调生产力的作用。邓小平在1992年南行讲话中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6]所以国外学者对邓小平时期的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主要集中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层面上,尤其是生产力上。大泽昇认为在中国社会的发展中,邓小平在社会主义本质中,“发展生产力是第一位的,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是没有矛盾的,只是发展生产力的一种方法”^[17]。但迈斯纳认为中国喜欢用生产力来解释社会主义,甚至“‘社会主义’实际上已同现代化和生产力的高速发展等同起来。诚然,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常常被视为衡量社会主义社会的标准”^[18]。而谈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时,他又问到:“如果社会主义的目的是要‘发展生产力’,那么,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区别又表现在何处呢?”^[19]却忘记了社会主义就是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产生的,所谓社

会主义“发展生产力”是发展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力,而不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可见,对于邓小平所提出的“社会主义本质”,只看到了生产力,而对其后半部分的“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认知没有跟上来,也就是没有看到真正的社会主义本质与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

三、国外学者对社会主义本质的再认识:未来如何进行理论突破

中国不同时期的社会主义本质不仅具有动态性,而且也是在毛泽东时期和邓小平时期如何探索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至于对于社会主义本质的清醒、正确的认识是要先了解中国国情和明确“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内涵。迈斯纳一直认为毛泽东主义试图在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但实际上距离目标还是很遥远。^[17]虽然如此,他又认为即使是“目标很遥远”,也是一个为中国的现代化奠定了雄厚基础的伟大时代。佩内洛普·B·普赖姆批判了毛泽东实现社会主义本质的积累方法,认为毛泽东“赞成通过各种广为宣传的口号,如‘自力更生’,‘抓革命,促生产’,‘政治挂帅’,重‘红’不重‘专’,企业管理上的‘无产阶级革命’原则来进行社会主义的生产斗争”^[14],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生产关系的先进性,带有一些乌托邦思想。但是他采用了辩证的方法去看待毛泽东时代的成就与问题,他认为:“虽然人们对毛主义在中国积累方法的批判是应该的,但是邓政权现在是建立在(毛政权所取得的)成就之上却也是应该承认的。……不应该忽视现在的成果是毛主义的发展策略的结果。”^[14]毕竟,在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目标中他早就有着非常具体且美好的想法,即“每个人都有饭吃有衣穿。人人懂得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有受教育和娱乐的公平机会。婚姻习惯应该改革,道路要修建,工业要发展,还要建立六小时工作制。没有外来侵略。没有任何人在压迫别人。实现平等、自由和博爱。共同建设世界和平。”因此,国外学者在对毛泽东时期社会主义本质的研究上还需要更客观更结合中国当时的国情以及对于毛泽东思想的深入学习进行论述,要根据其所处的时代现有的条件看其要解决的具体问题,进而所做出的贡献再做评价。而对于邓小平时期社会主义本质的探索,在肯定了毛泽东时期所做出的贡献为其打下的良好基础上,国外学者的认识多数较统一,还是比较认可的,但具体“何为社会主义本质”并未形成统一的认识。

从现有文献中可以看出,国外学者对社会主义

本质的认识既有共识又有差异。大泽昇、尼克·奈特、施拉姆、佩内洛普·B·普赖姆、马克·布莱彻、迈斯纳等学者关于毛泽东时期的唯意志论的解读从考察社会主义本质的评价标准来看,出现的所谓“共识”并不一定代表是正确的,要依据当时的中国实际情况和整个毛泽东时期的历史范围来考察,还要分清楚“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的思想”之间的区别,以免出现误读或者以偏概全的评价;对于邓小平时期的经济决定论的社会主义本质认识从某一个程度来说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如何从全局把控和研究社会主义本质,并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层面进行解读和探讨,以本文前面所定义的考察标准和评价尺度进行研究进而得出相对客观

的结论还需要国外学者继续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辩证地看待问题。

在国外学者对中国不同时期的社会主义本质的共识和差异的基础上,除了正确认识社会主义本质,对社会主义本质做一个动态的考察,最重要的是如何结合中国改革开放40年所取得的成就和在世界社会主义的影响中尽可能地突破以往时代的社会主义本质论,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两个层面去探讨当前中国的社会主义本质,这是本文由于文献寻找有限所缺少的理论向度和现实研究,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新时代更需要更多学者对此做进一步的解读和深入探讨。

参考文献:

- [1] 阿里夫·德里克.后社会主义: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J].王应一,译.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2(4):8.
- [2] 苏珊·奥格登.八十年代社会主义在中国意味着什么[J].王应一,译.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2(1).
- [3] 约翰·K·加尔布雷思,C·M·梅尼希科夫.东西方对话: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共处[M].张达楠,卢玉玲,安成,译.外文出版社,1989:9.
- [4] M·季塔连柯.中共七十年的经验教训[J].路远,译.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2(1):11.
- [5] 莫里斯·迈斯纳.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M].张宁,陈铭康,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 [6] 尼克·奈特.如何认识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评毛泽东研究领域中的经验主义[J].许祖范,摘译.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2(1):29.
- [7] 阿里夫·德里克.重访后社会主义:反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去、现在和未来[J].吕增奎,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9(5):26.
- [8] 黑格尔.小逻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259.
- [9] 莫里斯·迈斯纳.马克思、毛泽东和邓小平历史上的分工[J].何祚康,译.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2(6):17.
- [10] 天儿慧.论邓小平时代[J].韩凤琴,摘译.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2(2):8-9.
- [11] 大泽昇.毛泽东与邓小平的比较[J].韩凤琴,译.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2(5).
- [12] 尼克·奈特.毛泽东和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J].王应一,摘译.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2(2):4.
- [13] 施拉姆.如何评价毛泽东[J].何祚康、张钧,编译.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5(3):3.注:此标题为编译者所加.
- [14] 佩内洛普·B·普赖姆.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经济[J].何祚康,译.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2(4).
- [15] 马克·布莱彻.社会主义在中国的胜利[J].王应一,编译.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0(4):7.
- [16]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73.
- [17] See Maurice Meisner, Mao's China: A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M],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上接第36页)

参考文献:

- [1]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4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2019-08-30).<http://www.cnnic.net.cn/hlwfzyj/hlwzxbg/hlwtjbg/201908/P020190830356787490958.pdf>.
- [2] 腾讯研究院.揭秘直播中的Z一代:娱乐求知两不误,圈子社交受热捧[EB/OL].(2017-08-07).<https://36kr.com/p/5086981>.
- [3] 中国网信网.互联网直播服务管理规定[EB/OL].(2016-1-04).http://www.cac.gov.cn/2016-11/04/c_1119847629.htm.
- [4] 清博大数据.网络直播引发的传播革命研究报告[EB/OL].(2016-05-10).<https://www.useit.com.cn/thread-12113-1-1.html>.
- [5]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3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2014-05-26).http://www.cac.gov.cn/2014-05/26/c_126548789.htm.
- [6] 新华网.习近平: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EB/OL].(2019-04-30).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9-04/30/c_1124440193.htm.